

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帝與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餓，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覺，吞聲草莽之中。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於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荊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正無奈，忽見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飛轉。陳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崗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草堆前面是一所莊院，莊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驚覺披衣出戶，四下觀望，見莊後草堆上紅光冲天，慌忙往視，却是二人臥於草畔。莊主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指帝曰：「此是當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亂，逃難至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故隱於此，遂扶養入莊，跪進酒食，却說悶，貢趕上段珪，舉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貢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却獨乘一馬隨路追尋，偶至崔毅莊，殺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崔毅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離莊而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入衆，數百人馬，接著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報讞。令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簇衛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謠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至此果應其讖，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校人馬到來，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旗幟影裏一將飛出，厲聲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勒馬向前叱曰：「來者何人？」卓曰：「西涼刺史董卓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汝來劫駕耶？」卓應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失語。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宮中，不見了傳國玉璽。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庭，略無忌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李儒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舉，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論以廢立，有不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遍請公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

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帶劍入席。酒行數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靜聽。」衆官側耳。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如何？」諸官聽罷，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於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劍欲殺丁原。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目而視。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衆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卓問百官曰：「吾所言合公道否？」盧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淫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千餘條，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上雖幼，聰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參與國政，又無伊霍之大才，何可強主廢立之事？」聖人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廢立之事，不可酒後相商。改日再議。」於是百官皆散。卓按劍立於園門，忽見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卓問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呂，名布，字奉先者也。主公且須避之。」卓乃入園潛避。次日入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陣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幸，閣宦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未及同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卓大喜，觀其入，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李肅肅了禮物，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有故人來見。」軍士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號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便令牽過來看，果然那馬渾身上下，

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後人有詩單道赤兔馬曰：「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登山紫霧開。掣斷絲韁搖玉轡，火龍飛下九天來。」布見了此馬大喜，謝肅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却當會來。」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見？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布惶恐曰：「某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吾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恨不逢其主耳。」肅笑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肅曰：「某過觀謀臣，皆不如董卓。董卓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卓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董卓公所贈也。」布曰：「董卓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尚爲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之功，以爲進見之禮。」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耳。」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軍歸董卓，何如？」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潛入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肯爲汝子乎？」原曰：「奉先何故變心？」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平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吾者自去。」軍士散去大半。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李肅。肅遂引布見董卓。卓大喜，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布請拜爲義父。」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董卓爲左將軍，鄧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乃卓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闇弱，不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伊霍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今上卽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兩個在筵上對敵，正是。」丁原仗義身先喪，袁紹爭鋒勢又危。」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爲皇 謀董賊孟德獻刀

且說董卓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刀，辭別百官而去。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卓謂太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吾看汝面，姑恕之。」廢立之事，若何？隗曰：「太尉所見是也。」卓曰：「敢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羣臣震恐，皆云：「一聽尊命。」宴罷，卓問侍中周綰、校尉伍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綰曰：「袁紹忿忿而去，若驍之勢，必爲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倘收聚保以堅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所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伍瓊曰：「袁紹好謀無斷，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卓從之。即日差人拜紹爲渤海太守。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興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門前，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宜爲宣讀。」乃命李儒讀策曰：「孝靈皇帝早棄臣民，皇統承嗣，海內仰望。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居喪悽愴，否德既彰，有忝大位。皇太后敎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懷太后暴崩，衆論咸謂三綱之道，天地之紀，毋乃有闕。陳留王協，聖德偉懋，規矩肅然，居喪哀感，言不以邪，休咎莫與。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茲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請奉陳留王爲皇帝。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望。」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下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爲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卓大怒，喝武士擡下，乃尙書丁管也。卓命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後人有詩歎曰：「董卓潛懷廢立圖，漢宗社稷任堪虞。滿朝臣宰皆囊橐，惟有丁公是丈夫。」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畢，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居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即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即獻帝也。時年九歲，改元初平。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勸卓擢用名流，以收入望，因薦蔡邕之才。卓命徵之，邕不赴。卓怒，使人謂邕曰：「如不來，當滅汝族。」邕懼，只得應命而至。卓見邕大喜，一月三遷其官，拜爲侍中，甚見親厚。却說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宮中，衣服飲食漸漸減少，少帝淚不會乾。一日，偶見雙燕飛於庭中，遂吟詩一首，詩曰：「嫩草綠凝煙，雙燕雙飛燕。洛水一條青，陌上人獨淚。遠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忠義，收我心中怨。」董卓時常使人探聽，是日得此詩，

來呈董卓曰。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矣。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弒帝。帝與后妃正在樓上。宮女報李儒至。帝六  
 驚。儒以酖酒奉帝。帝問何故。儒曰。春日融和。董相國特上壽酒。太后曰。既云壽酒。汝可先飲。儒怒曰。汝不飲耶。呼左  
 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領此二物。唐妃跪告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命。儒叱曰。汝何人可代  
 王死。乃舉酒與何太后曰。汝可先飲。后大罵何進無謀。引賊入京。致有今日之禍。儒催逼帝曰。容我與太后作別  
 乃大慟而作歌。其歌曰。一天地易令日月翻。棄萬乘令退守藩。爲臣逼令命不久。大勢去兮空淚潸。一唐妃亦作歌  
 曰。一皇天將崩令后土頽。身爲帝姬令恨不隨生死異路。令從此別。奈何螢速令。心中悲。一歌罷相抱而哭。李儒此  
 曰。相國立等回報。汝等俄延。望誰救耶。太后大罵。董賊逼我母子。皇天不佑。汝等助惡。必當滅族。儒大怒。雙手扯住  
 太后直擲下樓。叱武士絞死唐妃。以酖酒灌殺少帝。還報董卓。卓命葬於城外。自此每夜入宮。姦淫宮女。夜宿龍狀  
 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之財物。裝載卓上。懸頭  
 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得言殺賊大勝。而回於城門下焚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衆軍。越騎校尉伍孚字德瑜  
 見卓殘暴。憤恨不平。嘗於朝服內披小鎧。藏短刀。欲伺便殺卓。一日卓入朝。孚迎之閣下。拔刀直刺卓。卓氣力大。兩  
 手攥住。呂布便入。揪倒伍孚。卓問曰。誰教汝反。孚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罪惡盈天。人人可  
 得而誅之。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出剖劓之。孚至死罵不絕口。後人有詩讚之曰。一漢末忠臣說在  
 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一董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董  
 卓弄權。乃差人齎密書來見王允。書略曰。一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聽聞。豈報國效忠之臣  
 哉。紹今集兵練卒。欲掃清王室。未敢輕動。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若有驅使。即當奉命。一王允得書。尋思無計。一日  
 於侍班閣下內見舊臣俱在。允曰。今日老夫賤降。晚間敢屈衆位到舍小酌。衆官皆曰。必來祝壽。當晚王允設宴。後  
 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衆官驚問曰。司徒貴誕。何故發悲。允曰。今日並非賤降。因欲與衆位一  
 敘。恐董卓見疑。故託言耳。董卓欺主弄權。社稷旦夕難保。想高皇誅秦滅楚。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於董卓  
 之手。此吾所以哭也。於是衆官皆哭。坐中一人獨撫掌笑曰。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卓否。允視  
 之。乃驍騎校尉曹操也。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祿漢朝。今不思報國而反笑耶。操曰。操不笑別事。笑衆位無一計殺董

卓耳操雖不才願即斷董卓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允燈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欲乘間圖之耳今卓頗信操操因得時近卓聞司徒有七星寶刀一口願借與曹操操入相府刺殺之雖死不恨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親自酌酒奉操操盪酒設誓允隨取寶刀與之操藏刀飲酒畢即起身辭別衆官而去衆官又坐了一回亦俱散訖次日曹操佩著寶刀來至相府問丞相何在從人云在小閣中操竟入見董卓坐於牀上吕布侍立於側操曰孟德來何遲操曰馬羸行遲耳卓顧謂布曰吾有西涼進來好馬奉先可親去掠一騎賜與孟德布領命而去操時付曰此賊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懼卓力大未敢輕動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臥轉面向內操又思曰此賊當休矣急掣寶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照見曹操在背後拔刀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爲時呂布已牽馬至閣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卓接視之見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果寶刀也遂遞與呂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布引操出閣看馬操謝曰願借試一騎卓就教與鞍轡操牽馬出相府加鞭望東南而去布對卓曰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及被喝破故推獻刀卓曰吾亦疑之正說話間適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無妻小在京只獨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無疑而便來則是獻刀如推託不來則必是行刺便可擒而問也卓然其說即差獄卒四人往喚操去了良久回報曰操不會回寓乘馬飛出東門門吏問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縱馬而去矣儒曰操賊心虛逃竄行刺無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必有同謀者待拏住曹操便可知矣卓遂令過行文書畫影圖形活拏曹操擒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窩藏者同罪且說曹操逃走城外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爲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縣令熟視曹操沈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後院中審究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拏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屏退左右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間圖之爲國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吾之願也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眞天下忠義之士也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